

# 中国的“小资”与日本的“春树”

## ——中国“村上春树热”浅析

王国庆

**内容提要：** 本文将对村上春树在中国从初被译介到大为风行的轨迹作一梳理。村上的作品描写了都市男女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剖析了现代人的孤独感和异化感等精神困境，并且洋溢着浓郁的小资情调，而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的发展，小资阶层人数的急剧增多，则成为村上这样的都市作家的流行和继续走俏的现实支撑。

**关键词：** 村上热 小资情调 婚姻和家庭 孤独感和异化感

村上春树应该是当今中国最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一般青年学生或多或少都读过他的作品，最起码谈起村上，不至于觉得生疏。我对世纪之交在各地高校内刮起的那股《挪威的森林》的龙卷风和“村上热”，至今记忆犹新，时至今日，人们对村上春树的热情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淡。据悉，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大约160家主要书店调查后发布的“外国文学销售册数”中，村上作品《挪威的森林》名列第1，《海边的卡夫卡》列第3，风头依然劲健，第2位则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位异国作家在中国外国文学销售排行榜上同时摘得“金牌”和“铜牌”，是难能可贵的，足可见出中国“村上热”之一斑。这一数据虽来自三年前（2004年），但它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一、村上的作品在中国是何等风行；二、其最畅销的是哪两部作品。不过，要想知道村上是何时在中国热起来的，热到了什么程度，当前人们最喜欢他的哪些作品，这些还得从其译介、出版、销售和接受诸环节作一详察。

“据新华社电，村上春树新作《东京奇谭集》在日本问世不到一年，中文版即于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至此，村上春树的作品有32部在中国出版。他成为在中国出版作品最多的外国作家。”<sup>[1]</sup>《东京奇谭集》是上海译文社最新推出的村上作品。其被译到中国的第一批作品则是由漓江出版社出的《舞吧！舞吧！舞吧！》（1988年，林少华译）、和《挪威的森林》（1989年，林少华译），译本初版时反映平平，但10年后，漓江社重新包装，同时推出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内的几部作品，却大获成功，反响异常强烈。嗣后上海译文购进

当时村上二十多部作品的版权，全面接手。至此，村上春树的作品开始得到全面的译介，“村上热”也开始高潮迭起。从 1988 到 2007，可以见出村上在中国从默默起步到热潮滚滚的接受全程——第一股热潮当然得数世纪之交的《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继之为《海边的卡夫卡》，（以下简称《海》）而后为 2005 年的《天黑以后》，直至去年（2006 年）的《东京奇谭集》（本文的分析大多也以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两部长篇《挪》和《海》为例）。2007 年 3 月，为纪念《挪威的森林》登陆中国 20 周年，上海译文社精心打造了“精装纪念版”，限量发行 1 万册。此书一出即被纷纷抢购，看来村上作品已被奉为经典，不仅风行，而且畅销了。

村上作品印数之多（据 2004 年林少华的统计为二百五十万册），有销售排行榜为证。抛开冷冰冰的数据，作为青年学生的我们，对其流行的影响应该是感同身受的，因为它就在我们身边，令人无法忽视地存在着。就连去年秋天访华的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都对村上在中国的流行感受强烈，流露出艳羡之情。<sup>[2]</sup>如果你在 Google 上输入“村上春树”几字，你会发现在很多网站上，都有关于村上春树的专题，如易文网 <http://www.ewen.cc/>。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存在着一个村上春树的专门网站——村上春树的森林 <http://www.cunshang.net/>。该网站不仅为村上的“粉丝”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而且提供免费的村上作品全集电子版下载，这不仅表明了我国的村上迷之多，而且能够在这 e 时代里为“村上热”推波助澜，其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此外，村上春树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也颇为壮观，笔者到一普通图书馆里粗略一查，即已查得 4 本研究村上的专著<sup>[3]</sup>。专著尚有如许数目，散见于各个期刊报纸上的赏析性文章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专著也好，文章也好，亦或专门的网站也好，它们无非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了村上春树的作品在中国是如何的受欢迎，如何被关注。

在流行的背后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的，那么村上能在中国“热”起来，其原因何在呢？在谈及此一问题时，村上的中译专业户林少华先生如是说：“一是今天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与村上春树作品中描写的城市‘小资’情调产生共鸣；二是村上春树的文字简洁、明快，而且幽默、调侃，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口味。”<sup>[4]</sup>每个文化群体都有其不同的接受心态，对同一位作家的作品也有相应不同的解读角度。村上春树的作品不仅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还被译介到日本以外的美国、德国、韩国，中国的台港地区等，其反响也颇为强烈。然而在上述地区的评论界，对村上都有不同的解读，看重和欣赏的地方均大为不同。<sup>[5]</sup>但就中国大陆读者而言，正如林少华在第一条原因中所指出的——村上春树作品与中国的“小资情调”产生共鸣，是其流行的一大理由。就一部作品来看，其流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可大致总结为两点：一是其本身的艺术魅力，此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因为文本具有解读的无限可

能性，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文化群体中的读者产生相应的影响；二是受众特殊的接受心态，其与读者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当时的时代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村上作品与中国“小资情调”的契合是我们中国大陆读者接受心态的独特点之所在。本文无意对村上天马行空的想像和恣肆纵横的笔法做出分析，只想就我国读者接受心态中的一个方面——“小资情调”作些探讨。

“小资情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说起的词汇，比如，看到某人啜着高脚杯中的葡萄酒在听轻柔的音乐，我们会说他是“小资情调”，如此等等。我们把人们对生活或对某物的考究情结，常常归之为“小资情调”。然而当我们真想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小资”，什么是“小资情调”的时候，1000个人可能会有1000种不同的说法。它是我们时代里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人们常常说起，却又不知它到底为何物，这就更需要我们去弄清楚个中曲折了。

先从小资谈起。那么什么是“小资”呢？“小资”是“小资产阶级”的简称，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也有所不同。从历史上看，它当然是近代社会产生资产阶级之后的产物；从历史上的中国来看，它应当是我们中国人开始有了阶级观念之后的认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阶级和阶层进行细分，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下，每一个人都有其“成份”，小资产阶级就是这众多的成份之一。《现代汉语大词典》对其下的定义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别人的阶级。”这大概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时期的“小资”定义。当时的“小资”还属于动辄有被割尾巴危险的阶级，如果谁被扣上“小资”这项帽子，那就意味着大事不妙。而在阶级逐渐被人淡忘，全国人民开始一心建设现代化社会的时代，“小资产阶级”这一称呼开始被简称为“小资”，用来指称当代社会里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不但不用担心被割尾巴，反而类似于一种荣誉称号。与“小资”有关的词语也开始被罩上了美丽的光环，“小资情调”，“小资生活”，都让人联想起体面、浪漫、享乐等等一些令人身心愉悦的事情。被称作“小资”的人洋洋得意，称呼的人则艳羡不已。这样的“小资”便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对象。

有一本专门讨论“小资情调”的书：《小资情调——一个逐渐形成的阶层及其生活品味》，<sup>[6]</sup>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小资”的完整说法是“小资产阶级”，它的含意是“有点钱又有点闲”，但这只是传统的理解。当今流行的“小资”一词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生活情调、生活品味。在这种情调品味中，渗透着对生活 and 生命的感悟理解，在这种前卫与时尚中，蕴含着一种浪漫的情怀。

“小资情调”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小资情调追求生活品味并要关注文化；第二：小资情调的人最最喜欢标榜自己的浪漫，是那种都市化的浪漫。第三：

小资情调并不仅仅出现在小资阶层，它也经常出现在富人阶层、中资阶层和工薪阶层。因此，“小资情调”的存在地域可谓广泛，其数量远远超过社会的上层与中层。他们是有着浪漫情调的大学生、研究生，是大学毕业后到外资公司和其他待遇优厚的国营与私企工作的白领，是都市中的单身贵族，是在网络上终日游荡进行情感冒险的另类，是靠某种自由职业为生的都市自由人，是自由度相对较高的记者、编辑、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之类，甚至还包括一部分爱浪漫的中学生。

这段话自有其合理性，值得参考。对其分析，特别是对其有关小资情调的三个层面的说法，也尽可以见仁见智。

不妨从两个层面来界定“小资”：一是经济基础，二是文化需求。“小资”只是一种民间说法，并没有所谓的官方权威定义可查，只能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作一个大致的规范。从经济地位来说，他们的收入要超出普通民众和一般的工薪阶层，却远在富豪之下。也就是说，他们有点钱，但也不是特别有钱。一般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按照人民网上位朋友的形象说法是，“小资们未必都有车有房，但也是要住公寓，打出租的。”他们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以及经济地位接近中产阶级的人。他们居住在都市而非乡村。一旦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便会在基本的物质生活基础上谋求较高层次物质消费，如讲究衣饰、食品的品牌、质量等；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点余钱、余暇从事精神消费，如唱片，旅游，阅读等。只有这些都市中有点钱，又有点闲而同时又必须工作的人，才能称为“小资”，这是硬件。从文化上来说，“小资”们必须是有一定文化水平，一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在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在8小时之外，还必须有精神上的追求，有文化上的需要。他们是“不能只靠吃米饭活着”的一群人。当然，这一点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小资”身份更重要的标志。一个拥有“小资”同等收入的人，如果没有这种工作之外，关注一点精神和文化的意识，是很难称为“小资”的。甚至可以说，不看书的人，就不是“小资”。

上面说的是“小资”。“情调”，词典的解释为“情趣，格调”。“小资”们的情趣、格调遍布物质和精神，内涵实在太丰富了——单一和呆板从来就不属“小资”。因为难以概括，结合以上所述，姑且给它这样定义：“小资情调是生活在都市里的有钱、有文化追求，同时又必须工作的那一群人所具有的情趣和格调。”小资情调有其明显的特征：一是在物质生活上注重细节，所谓“小资情调就是细节的堆砌”。人们通常所说的生活品味，须靠这些细节一笔笔勾勒。二是追求浪漫，正如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小资情调的人最最喜欢标榜自己的浪漫，是那种都市化的浪漫。”浪漫是小资的“通病”。

而这些都是村上春树作品中随处可见的东西。随手翻开村上的任何一部作品，即能感觉

到浓郁的都市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村上春树在当代日本文学中的定位即是都市文学的代表人物（还有村上龙、田中康夫、中上健次等），他的小说的主人公全都生活在东京、神户等大都市。他们都有一点钱，打工或工作，都能在这些发达的大都市过上还不错的生活，如《挪威的森林》的主人公渡边向绿子介绍自己说：“既不很富，也不特穷。……汇款没那么多，就打点零工。非常一般的家庭。有个小院子，有丰田，有皇冠。”<sup>[7]</sup>《舞！舞！舞！》中的“我”，从事广告业，挣的钱不会使他变成富翁，但生活也颇宽裕。这些主人公极似中国现在不穷又不太富的小资们。中国的小资从村上描写的这些人的喜怒哀乐、生活百态中，总能感到自己的生活，因而有一种由衷的亲切感。作品对都市生活方式的描述，也为他们所熟悉：咖啡馆的爵士乐、租车行、超级市场、威士忌和比萨饼；对CD唱片的赏析、对车子的喜好、对不同口味饮料的挑剔、对各种各样品牌如数家珍的在意和考究，这些重视生活细节的意识，其间透出的“情趣，格调”，没有比这些更符合这群中国小资的口味了！

在物质生活上注重细节，强调品味，而在精神生活则对浪漫情怀情有独钟。《挪》讲述了一个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开篇即响起了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这一曲浪漫伤感的摇滚随即紧紧抓住了小资读者们的心。正如这一小说开头所定的基调，整部书所给予读者的是最滋润心灵的享受。如梦如幻的直子，极度自我而又优秀的花花公子永泽，个性而心地善良的绿子，还有那个如世外桃源般的阿美寮疗养院，一切的一切，好像就发生在身边，同时又让读者感觉它是如此的理想，更像是一个故事。从欣然开读到悄然结尾，就像是在一个熟悉的酒吧一边小啜，一边聆听一位邂逅者伴着音乐讲述曾经的故事。这是工作之余的小资们最期望能享受到的心灵慰藉。

村上在他的另外一部畅销书《海边的卡夫卡》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叫卡夫卡的十五岁少年成长的故事。他从小被父亲预言将来会杀父娶母，并与姐姐交合。为了逃离这个可怕的诅咒，他开始了离家出走，流浪外地。他在命运的牵引下，来到了四国森林边上的一个小城高松。在那里遇到了怪异而真诚的青年大岛，受过致命精神创伤的中年女士佐伯。卡夫卡被他们收留在了私人图书馆——甲村图书馆里。书中还有能跟“猫君”交谈的和善的智障老人中田，山上简陋的小屋，和它边上充满怪异的原始森林。在经历了人们所能想像的到的一切古怪事情之后，完成了少年的成长历程，回到了东京的家里。

这个故事写的是早熟少年的成长历程，是写给正在成长的青年学生们看的，而他们大多将成为未来的都市小资；同时，那些白领、小资们会在这个男孩身上看到自己少年时成长的身影。田村卡夫卡生活在大都会东京，他的成长故事和浪漫传奇的流浪历程，是多少都市少年成长过程中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抛开对命运和诅咒的逃避这一特殊性，就流浪和冒险

本身而言，这种做法和经历，实现了那些都市男女少年时期渴望的流浪之梦。村上作品帮他们对这个梦做了最浪漫的注解，起到了在想像中补偿中的作用。这样充满着自己现在和过去姿影的作品，小资们何由不喜欢呢？

村上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他的故事就是小资们桌上的咖啡，是他们钟情的唱片。正如村上春树在接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讲的：“约翰·欧文曾说过，一个好故事就像一针麻醉剂。如果你能把一个好故事注入读者的静脉，他们就会形成依赖，跑回来要求再来一剂。”这句话虽然是在评述他的另一篇小说《寻羊冒险记》，但我认为它也适合评价他的任何一部小说。一个又一个浪漫传奇又让人倍感亲切的故事注入了中国小资们的静脉中，他们身不由己都变成了村上的“粉丝”。村上之歌便开始在中国的大都会中传唱不已。

会讲故事的小说家很多，能讲好发生在都市里故事的人也很多，然而为何偏偏只有村上在中国小资们中间如此风行呢？因为村上作品不仅契合他们的情调，更重要的是，它们关照着都市小资们的内心，村上看到了隐藏在小资情调背后他们真实的心灵世界。

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小资们体面的生活和工作之余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与享受，对他们真实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却缺乏进一步的了解。小资们生活在大都市之中，经济地位处于中间状态，既不会像普通百姓一样疲于生计，无闲心关注精神，又不能像大富豪一样，可以凭借大量资产稳坐钓船。他们的“小资产”更易受到经济上的冲激，一不小心便会丧失相对优越的社会地位，而要想保持目前所拥有的生活质量，就得拼命地工作。社会的压力和竞争的残酷在他们身上表现的也就更切实和明显了，因此他们需要在工作之后得到更多的精神慰藉。当然，他们也是有能力消费这些精神产品的人。在他们的文化精神消费品中，比如书籍——他们选中了村上。因为村上跟他们更贴心。他始终能拂去日常生活的枝叶，走进小资们的心灵，他关注的问题都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所面临的最切身和最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更是小资们的问题，因为它们超越了最基本的生活问题——村上的主人公们从来都不需要为生计发愁，也不会表现出只有贵族才有的情趣，而是都市男女的精神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婚姻和家庭问题。面对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和强大的压力，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对家庭的照顾。当男人或女人因为工作压力而不知不觉中忽略了自己的另一半时，就会引起婚姻的破裂。而婚姻是家庭的纽带，当这一纽带断裂就会使整个家庭崩溃。因此，社会上，特别是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单身男女和单亲家庭。这些问题在社会压力很大的小资们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问题出现之后，面对逐渐冷漠的人群和社会，没有一个最贴心的人在身边，孤独感便会悄然袭来，将其包裹。村上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并真切地表现了它们。他的小说主人公，往往是生活在大都市中的单身男子，或者是离婚的人。其

它人物则有很多要么是孤儿，要么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或者是和父母的关系极其敌对的子女。如《挪》中的两个女主角直子和绿子。前者从小就和青梅竹马的木月“就像在无人岛上长大的光屁股的孩子”<sup>[8]</sup>一样长大，缺乏父母的关爱，因此木月死后便患上了自闭症，不能适应社会。后者母亲病逝，父亲卧床。《海》中的卡夫卡，母亲多年前出走，虽跟父亲一起生活却很少碰面。《舞》中的我在宾馆偶遇的那个十多岁小女孩，她父母离异，母亲又是一个会把她“忘”在一个地方，几个月后才会想起来的人；父亲虽然爱她却是最不会照顾人的人。因此她只能在陌生人“我”身上寻找一点父爱的慰藉。这些都是典型的问题孩子。而在村上有关羊男出现的一系列小说中，主人公“我”都是一个离婚或者是老婆跟别人跑了的中年男子，收入虽还可以，但难免孤独、惶惑。单身、单亲，这些都是现代都市人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小资们心里最痛的地方。当一个作家的笔，触到了读者心中那些最柔软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怎能不喜欢上它，怎能不上瘾？

其次是人在都市中的孤独感和异化感。这种感触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经常表现的主题，描写的是人类在当代社会的普遍感受，当然就不止于小资了。然而，作为都市里的中等收入者的群体，正如上文中所说，这种感觉在他们身上应是异常强烈的。那些小资们感到得心应手的，顶多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或某一项爱好。而面对整部隆隆运转的社会大机器，任何人在它面前都会感觉太渺小，感到束手无策的。虽然他们生计不愁，但是却很难找到满意的幸福，所得到的只是莫名的失落和孤独和在茫茫大都市对自我的迷失。《挪》的结尾，当渡边站在机场的电话厅，电话那端的绿子问他在哪里时，渡边茫然回顾，不知身在何处。这是一种在都市中对自我迷失感的真实写照。永泽虽然魅力无限，可以随便跟他想要的女孩睡觉，但也向渡边坦白，这样做只能带来更多的空虚和“饥渴感”。《海》中只有跟猫才能谈心的智障老人中田的存在，反衬了社会人心的冷漠。《舞》中的“我”自称是“文化扫雪工”，也就是承认自己工作的无意义，工作只是作为自己在这个“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方式而已。电影明星五反田，虽可大笔地挥霍“经费”，最后却开着豪车投海自尽。书中羊男对主人公说，只要音乐不停就一直要跳舞，一停下来就完了。“舞”就是工作和生活，他要一直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做“文化扫雪”的工作，不问其意义，只能不停地像陀螺一样旋转地舞下去。这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要求。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对人的深刻异化，让人在孤独中迷失自我。在村上其它小说，如《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主人公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和对这架社会机器的恐惧，表达了同样的异化思想。这些无疑切中了中国小资们心中对都市生活最深刻的感受。

这是从“小资情调”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上分析村上在中国热起来的原因，同样我们把

中国小资群体的涌现和壮大同“村上热”的升温放在一起考虑，也可以反证出二者的密切关系。

同样是《挪威的森林》，同样是林少华的译作，89年初出版时反映平平，而十年后却红得发紫。究其原因，这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一大批有钱有闲，在精神和文化上有需求的小资群体的不断壮大是紧密相连的。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始，10年后对村上的接受是一个样，20年后的1999年又是一个样；时至今日，随小资群体的不断壮大，村上的热潮也越加一发不可收拾，作为都市小说家的村上，或者说以村上为代表的都市小说的流行，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因为作为它们读者的小资群体，正在更趋扩大。就我国国情而言，近年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是国家计划和工作中的一个重点，这在相关报道上可以看到。而据刚刚出台的社科院2007年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有近四分之三的人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者，这一比例在中国13亿人口的国家中其绝对人数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国家政策依然把缩短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做为一项基本国策来抓，这明确地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几年、十几年中，中等收入阶层会日益壮大。随着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充，小资群体肯定会水涨船高。这一读者群体的存在和扩大，便为“村上们”的风行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

一个作家的流行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比如其艺术魅力，比如译者水平和出版社的包装与炒作等等。仅就读者接受心态而言，也有许多方面，笔者只是揭示了众多原因中的一个。村上小说在我国的读者也并非仅限于小资，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村上在中国的流行。以“村上热”作为个案分析，以期对“小资”这个在当下中国日益壮大的读者群的文化需求有个了解，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注释：

[1] 资料来源于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2006年8月8日。

[2] 见2006年9月10日中新社有关大江健三郎在北京的演讲《始于自绝望的希望》的报道：“甚至大江本人今日在此间的演讲，也幽默地表达了对中国‘村上热’的嫉妒。”

[3] 雷世文主编：《相约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的世界》[A]，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林少华：《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杰·鲁



宾[美国]:《倾听村上春树》[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月;

岑朗天:《村上春树与后虚无年代》[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4]资料来源:<http://book.people.com.cn/GB/69362/4675933.html> 2006年8月8日。

[5]林少华:《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及其艺术魅力》,该文为《舞!舞!舞!·总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6月。

[6]包晓光主编:《小资情调——一个逐渐形成的阶层及其生活品味》[A],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年2月。

[7]村上春树著:《挪威的森林》[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P75。

[8]村上春树著:《挪威的森林》[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3月,P154。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0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振声)